

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告子上

義猶桮棬也。集註考證曰以下文例之義上當有仁字。說文繫傳曰杅卽孟子所謂杯棬也。桮譌作杯。

按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桮蓋素與埽桮與坯惟以木作土作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今音釋亦如繫傳之譌以桮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

以人性爲仁義二句。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

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槩括之生爲杓木也  
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  
子此說正同

性猶湍水也四句。意林錄孟子性猶湍水決東則東  
決西則西 論衡本性篇曰告子論性無善惡之分譬  
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 世說新語注引孟  
子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藝文類聚述文同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二句。孟子音義曰分如字  
丁扶問切 論衡本性篇作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  
分於善惡也 藝文類聚亦作無分於善惡 太平御  
覽述文人性下無之字

人性之善也。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性善人無有不善二句。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孟子曰人性無不善。皇甫持正文集孟子荀子言性說曰孟子以爲性之生善猶水之趨下。

搏而躍之。音義曰搏張補各切丁作搏音團。

其勢則然也三句。世說新語注引文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李文公集復性書引文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按朱子謂告子此說乃其受誤本根荀卿亦先主此爲說何怪其性惡之篇多趨墮告子窟中耶。

白羽之白也四句。意林錄孟子白羽白性輕曰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文選雪賦注引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注曰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又北山移文注引孟子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

按趙氏章句曰孟子以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耶見行注疏本未被刪易劉氏注雖亡而此條得附見於選注又司馬公疑孟曰孟子言白羽之白云云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

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李氏戒菴漫筆  
不一考遽謂意林所錄悉古孟子正文誤甚矣

猶白玉之白與。首章音義曰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  
與皆同依此則舊文猶白玉之白下有一也字 文選  
注有也字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管子戒篇仁從中出  
義由外作 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  
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  
愛與所利也

按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  
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

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異於白馬之白也。章句曰孟子言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集註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四書辨疑曰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異於白者言其長異於白也三字乃一段總意謂異於二字爲衍者非。集註考證曰江西一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謂此二事不同不可引以爲喻故曰異

按獨以異字別句於字終爲衍矣愚謂別句良是而別之當以異於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

云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韻絕  
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耆秦人之災。音義曰耆本亦作嗜下同 四書辨疑  
曰耆字中原古注本作嗜蓋自毛晃於禮部韻略中增  
入耆字引孟子此語注於其下江南以此爲據故孟子  
中嗜字皆去口爲耆恐非孟子所本用字也 太平御  
覽飲食部述此節文三耆字俱作嗜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句曰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  
曰季子卽下卷所謂季任

按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



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盡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敬弟乎。宋高宗石經敬字避諱作欽

按此章凡十六敬字石經剝蝕惟此及弟爲尸則誰敬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八敬字明白可辨係皆作欽餘雖蝕去要可例知  
冬日則飲湯二句。意林錄孟子無兩則字

文武興則民好善二句。鹽鐵論大論文王興而民好  
善幽厲興而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  
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  
有惡

以紂爲兄之子。集註曰疑此或有誤字 陸象山集  
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  
言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

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集註考證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 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

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源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子若與史言表裏世儒遂羣據爲實錄莫復疑之然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

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  
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  
比于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  
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  
載與史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  
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

乃若其情。四書辨疑曰下文非才之罪也又不能盡  
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  
才字之誤也

恭敬之心。李旰江集禮論引此文恭敬作辭讓  
惻隱之心仁也。白氏六帖述文惻隱上有有字 旰

江集引此段十六句上八句同此篇惟異辭讓二字下八句同公孫丑上篇有四之端字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二句。音義曰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 宋石經算字作筭 南豐類稿洪範傳引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才字作材又以上文寘此下

詩曰。宋刻九經本作詩云

天生蒸民。大雅蒸作烝 韓詩外傳六卷引大雅天生蒸民與孟子同

民之秉夷。大雅夷作藝

今夫麴麥二句。詩周頌思文正義引孟子云牟麥搗

種而稷之音義曰牟字書作麤或作蓼孟子云蓼大麥也 事文類聚後集述孟子麤麥播種而稷之亦無今夫二字

按韓詩胎我嘉蓼薛君章句曰蓼大麥而詩音義謂見孟子恐屬誤憶

樹之時又同。宋石經樹諱作植

雨露之養。齊民要術引孟子養上有所字

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雖各持意哉然而有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子師曠 大戴禮保傅篇法言問神篇論衡譴告篇自紀篇易牙俱作狄牙

至於心。宋刻本無至字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三句。集註考證曰近也者讀幾希自作一句則其之則註作但有枯亡之有註作又義門讀書記亦曰有枯之有當讀去聲舊趙注本枯字作枯下倣此

按易童牛之牯牯取抑止之義抑止其善心而善心日就亡滅似較作枯訓械者於理爲順舍則亡。法言問神篇引文舍字作捨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集註曰或與惑同

按史記賈誼鵬鳥賦衆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作惑漢書高五王傳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注通作惑後

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齊民要術引孟子  
物下無也字暴字作曝

吾見亦罕矣。四書釋地曰此見當如字而註音現  
弈秋至弗若之矣。尸子曰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  
鵠過鐔弓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知也  
欲鴻之心亂之也。新論專學篇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  
以弈道則不知也

按疏引吹笙及隸首善算二事而云傳記有此是孟  
子之言歟此雖卽孟子言之意而文各殊異人別說



取喻偶同傳記若此衆欲一一附會之滋哢矣

思援弓繳而射之。太平御覽工藝部述無繳字

魚我所欲也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太平御覽獸部述孟子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魚取熊義亦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義又人事部述前段亦各無也字 後漢書李固杜喬論注引孟子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又取熊掌取義下各有一者字 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北魏崔劼語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魚上有生字

生亦我所欲也段。後漢書耿弇傳論注引孟子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梁書列傳贊引文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舊唐書忠義傳論引文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漢書序傳通幽賦舍生取誼。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荀子正名篇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蹴爾而與之。音義曰蹴或作雖。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舊文辨爲辯音義曰辯丁

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辨 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  
注疏本俱依舊文爲辨 增修禮部韻略引文爲辨  
五經文字曰辨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音義曰張云與平聲亦如字  
今爲妻妾之奉而爲之。蘇長公集中庸論引孟子曰  
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  
失其本心以朋友字當所識窮乏

仁人心也章。韓詩外傳四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  
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

毛本外傳不若下無求字是

其放心而已

人有雞犬放。章句注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又章指曰追逐雞狗務其末也犬皆作狗

學問之道無他二句。文選東京賦注引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太平御覽述無而字

養其槭棘。齊民要術曰孟子嘗曰槭棗 玉篇槭下

曰孟子云槭棗是也 藝文類聚述孟子養其槭棗

則爲賤場師焉。太平御覽資產部述孟子焉作也又

木部述作矣

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埤雅引此節文無而不知也

四字 太平御覽述無其字

則爲狠疾人也。四書辨疑曰疾本籍字之誤狠籍言其繆亂也 朱子文集答何京叔曰狠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由猶二字孟子常互用之按何氏當亦如辨疑之說故朱子答之如此

此天之所與我者。集註曰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旣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曰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又答余正甫曰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

然孟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又語錄曰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如此字較好 秦淮海集浩氣傳引文所下有以字

按毛氏影抄北宋本猶爲比天而朱子之所初見正文已與注皆作此字蓋其字之變易當在南北分裂後矣今注疏本趙注但云此乃天與人性情又當於集註大行後并改以從之者也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不俱

作弗 南軒說集編纂疏集疏四書通諸本俱作弗  
有天爵者二句。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劉孝標辯命  
論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三注俱引孟子曰有天爵有人  
爵 藝文類聚述孟子亦無二者字

仁義忠信五句。意林錄孟子天爵也人爵也上各無  
此字 後漢書翟酺傳注引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  
仁義禮智信天爵也無二此字又以忠信二字作禮智  
信三字以人爵句處天爵上 魏書蕭寶夤傳引孟子  
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亦無二此字并  
樂善不倦四字

古之人脩其天爵。太平御覽述文無其字

活字印覽五十八引稱  
水之勝火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節。意林錄孟子今之脩天爵以要  
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 文選贈河陽詩注引  
文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猶水勝火。太平御覽兩述此文勝上俱有之字

今之爲仁者五句。意林錄孟子今之爲下無仁字一  
杯上無以字則謂下無之字 容齋三筆曰文子書有  
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  
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文子周  
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不如莠稗。齊民要術引孟子莠字作稗 長短經引  
孟子亦作稗稗 陳龍川集中與五論自跋引孟子作



不如秕稗

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注疏本志俱作至。考  
文補遺曰必至於穀古本至作志。宋刻九經下一志  
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

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  
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註羿教人使志於穀  
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

東陽金仲元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子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

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卽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廬廬字別或爲別一人歟

於答是也何有。章句曰於音烏歎辭也。音義曰丁張並音烏斷句。集註曰於如字。

方寸之木。晉書律歷志楊偉引孟子方寸之基。

奚翹食重。孟子音義曰張云翹與啻同古字通用  
紵兄之臂二句。音義曰紵張音軫又徒展切盡心篇  
紵字同 事文類聚後集述文紵兄之臂而奪之食不  
紵則不得食無則得食三字

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文無妻  
則二字 通志六書略引上二語省作搜則得妻

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  
云疋雛小雛也卽疋訓小而詰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  
無文今案方言止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  
誤耳 禮記曲禮下篇庶人之贊匹鄭注曰說者以匹  
爲驚音義曰匹依注作驚音木 書齋夜話曰以曲禮

注推之則孟子所謂亦當爲一鷺雛。羣經音辨曰鄭氏釋經率多改字如曲禮庶人犂匹鄭云說者多以匹爲鷺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按廣雅鵠鷺也古字省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鷺不煩引說者云陸氏又不當音木。集註曰匹字本作鷺鷺也。

然則舉烏獲之任。宋刻本無然字。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疏本弟字作悌。鹽鐵論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子服堯之服四句。申鑒雜言上篇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

也行之於今則今之堯舜也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事文類聚述文師下有矣字  
小弁。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以卞爲弁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王伯厚謂詩序及孟  
子所謂高子卽高行子也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  
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  
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

曰怨。毛詩傳述文怨下有乎字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毛詩傳孟子曰固哉夫高  
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  
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因哉夫  
高叟之爲詩音義曰關本亦作彎 又角弓正義引孟  
子云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劉逵三  
都賦注引孟子越人彎弓而射我關字作彎  
無他。宋刻本兩無他他字皆作佗

是愈疏也。毛詩傳疏字作疎下倣此

是不可磯也。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  
宋輕將之楚。莊子天下篇宋鉏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宋鉏  
注曰鉏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鉏同

曰不享。洛誥作惟曰不享古文享作亨 九經字樣

曰言從高省象進熟形今經典相承隸省作亨

先名實者爲人也二句。說苑雜言篇述全章文爲人自爲下各有者字

五就湯五就桀者。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

按胡氏但據竹書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

君子亦仁而已哉施其字

其趨一也。音義曰趨張讀如趣說苑作趣

魯繆公之時節。說苑繆公作穆公子柳子思作子思子庚。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

按鹽鐵論述孟子言多不循其故茲更以兩人詰辨共出于一段文愈彰其任意借辭不可據以考論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史記秦本紀繆公釋百里奚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卽以孟子言爲實事



說此故不用賢則亡多故  
字

秦穆公用之而霸。舊文穆爲繆音義釋魯繆曰下秦繆同。舊趙注本宋石經南軒孟子說俱爲繆公。前何可得與。說苑與作也。

昔者王豹處於淇四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文選李氏注引孟子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此文當云過高唐者效絲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李注中西河二字又與孟子文不同。杜公贈編珠云河西善歌。絲駒處於高唐。韓詩外傳六卷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於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揖封似卽絲駒。文選注數引此語皆無於字。

華周杞梁之妻四句。列女傳貞順篇杞梁之妻無所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 說苑善說篇孟嘗君謂故客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形於內則物應於外矣 又立節篇雜言篇華周俱作華舟 漢書人表華州師古曰卽華周

按華杞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殖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而弔之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淳于髡但騁說一時必牽連繆也說苑善說文卽因承於髡故并形內應外二語隨之

有則疑必讀之矣說此  
多矣字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二句。說苑雜言篇爲其事無功  
髡未覩也共少四字

不用從而祭。說苑作而不用從祭

燔肉不至二句。說苑作燔肉又作不脫髡 太平御

覽述文亦燔作燔稅作脫 家語子路初見篇齊遺女

樂魯君息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若致膳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於

是不致膳俎孔子遂行與史記同 程鞠友四書辨曰

髡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

其髡不暇收拾卽便行也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二句。說苑作其不善者以爲爲

說見故君子之所為多故  
字

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太平御覽述文不知者以爲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少三爲字

衆人固不識也。說苑不下有得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不敬者君削以地不順者君紕以爵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方慤解曰孟子言一不朝云云豈非夏殷之制異乎

摺克在位。詩大雅蕩篇曾是摺克曾是在位

則有讓。宋石經讓作責。集註考證曰今南音遜讓

之讓去聲責讓之讓上聲亦通。說苑修文篇此句下有削其地三字下文仍云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

黜其地

再不朝。初學記述孟子曰二不朝則削其地。藝文類聚亦作二不朝。

五霸桓公爲盛。宋石經作威公。

葵丘之會諸侯段。春秋經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繻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疏曰左傳不及五命穀梁傳無誅不孝尊賢育材等文公羊述僖公三年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

子無以妾爲妻而其詳亦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旣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旣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旣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旣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夫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

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 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

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各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卽敬老  
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  
爲賦祿之制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  
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母專子祿卽  
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  
殺大夫無山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旣行  
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  
繁錄之以補經傳未備

無易樹子。宋石經作立子

無專殺大夫。公羊傳哀公四年疏引孟子曰諸侯不  
得專殺大夫



長君之惡其罪小。音義曰長張知丈切丁又如字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鹽鐵論孝養章今之  
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而順其惡

不教民而用之。馮椅論語解以不教民戰下引孟子  
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漢書人表禽屈釐師古注曰卽  
滑釐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許犯學于禽滑釐孟夏紀  
索盧參學于禽滑黎釐黎均與釐通 薛應旂四書人  
物考曰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也

按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  
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

則滑釐誠非慎子名也慎子名到到明所受于師之  
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  
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  
翟慎到辭詘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  
家法然耶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集註考證曰詩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魯封方百里蓋以土  
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  
川附庸計之。慈湖家記曰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

闕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計之若  
方七百里則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今之事君者曰。舊趙注本宋石經本注疏本曰上皆  
有皆字

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鹽鐵論伐功章引孟子曰  
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

由今之道節。鹽鐵論論儒章引孟子曰居今之道不  
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考古編曰鹽  
鐵論所引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  
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之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通典食貨四引孟子取作稅

貉道也。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後漢書注引孟子曰子之道貉也無一道字貉皆作貉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文暨下夫貉字皆作貉萬室之國一人陶。宋刻本作萬室之邑 通典引文一人上有而字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尙書大傳與公羊傳略同貉字作貉 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略九字又上下易置 穀梁傳哀公十二年疏引孟子與毛詩正義同

謂之洛水。音義曰洛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曰惡音烏本亦無乎字 朱  
子或問曰亮之爲義以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  
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  
子張子皆以諒爲必信而以諒執爲病竊謂無可病之  
理故從尹氏之說 十一經問對曰問此惡字作平聲  
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  
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  
者爲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然川奚爲喜而不寐。文選褚淵碑注引文孟子喜而

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太平御覽亦但曰奚爲喜

則人將曰詒詒。四書辨疑曰人字蓋羨文也 音義

曰詒張吐禾切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字作詒者音  
怡今諸本皆作詒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詒音移 增  
韻兩引孟子詒詒之聲音一音同怡一音同佗

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詒者言也注  
云沈州謂欺曰詒可備參

周之。音義曰周與厠同 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  
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厠之厠之亦  
可受也厠字

孫叔敖舉於海。四書正事括略曰孫叔敖居寢邱一

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  
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  
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  
夷而日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日南至於海一類  
餓其體膚。楊倞荀子榮辱篇注引作窮餓其體膚  
曾益其所不能。音義曰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當  
讀爲增依字訓義亦通也 荀子注引作增益  
人恆過。宋石經恆諱作常下恆亡倣此  
徵於色。宋石經徵諱作證

按徵字宋石經例俱闕筆改文者獨此一見  
入川無法家拂士。集註曰拂與弼同 吹劍錄曰拂

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弗謂其忠鯁弗逆人意足相  
儆戒若依註作弼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以與法家  
敵國並言

按拂字原音爲敷勿切其原義爲擊拭訓遼吳者符  
勿切直讀爲佛訓輔正者房密切直讀爲弼上文拂  
亂之拂音符勿今或如字讀敷勿誤此拂士孫氏音  
義亦音爲弼荀子諫諍輔拂之臣楊氏兩音曰拂讀  
爲弼或讀爲佛孫氏朱子皆同其上讀俞氏欲改下  
讀以與上拂亂字通爲一義亦無不可但謂弼無鯁  
逆儆戒之義難與法家敵國並言則未是也弼本訓  
矯正弓弩故韋氏國語注謂矯過爲弼何嘗非鯁逆



四書章句  
卷之三  
一  
做戒義乎

然後知生於憂患。章句曰故知能生於憂患讀知去聲。音義曰知丁依注音智陸如字。荀子注引作智生於憂患。真德秀踐祥篇註曰孟子謂生而憂患而死於逸樂。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柳州集復杜溫夫書引無之字。

永康

趙景純

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上

則知天矣。宋刻本矣作也

殀壽不貳。孟子音義曰殀與夭同 蘇轍孟子解謝

應芳辨惑編皆作夭壽不貳

莫非命也。論衡刺孟篇述文作莫非天命也

不立乎巖牆之下。辨惑編作不立於巖牆之下

正命也桎梏死者。論衡刺孟篇正命上有爲字桎梏

下有而字

是求有益於得也。孟子集註考證曰兩是求字皆作

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

按荀子不苟篇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金氏謂上文皆古語不虛也彊忽而行。舊趙注本宋刻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彊字俱作強四書辨疑曰強當讀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

見且猶不得亟。容齋四筆舉此文猶屬由字云由與猶通用也宋刻本舊趙注本集疏本纂箋本四書通本猶俱作出

人知之亦囂囂。舊文囂爲蹶音義曰蹶蹶五高切又許驕切楊升菴外集曰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

昭从頁牛刀切今讀若梟非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善作兼濟又以上下易實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引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荀子修身篇注引二語亦冠君子二字 文選褚淵碑文注引文兼善天下下有者也二字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二語爲易

待文王而後興者節。南豐類稿新序目錄序引無後字又無若夫二字

雖勞不怨。蘇軾外集孟子義作勞而不怨

雖死不怨殺者。陳壽定諸葛亮故事表曰孟軻有云

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驩虞如也。音義曰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

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

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娛如也

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虞悉通娛

皞皞如也。舊文皞從日爲皞音義曰皞皞張云與昊

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 戴侗六書故曰

皞之從白日之譌也俗作皞非 章指曰王政浩浩與

天地同道變皞爲浩蓋以同義通用

夫君子所過者化二句。朱子語類曰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此是見成言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集註考證曰舊說過字又一意惟程叔子謂所經歷文公歎其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

按荀卿書能與孟子合者不僅此二言王制篇云耕耤收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謹滂池之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略篇云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王

四書章句 卷之三  
霸篇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正  
名篇云人之所欲生甚矣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  
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  
也凡此俱似用孟子語而實非用自孟子也荀卿嘗  
學於子弓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同出聖門  
故孟子所聞者荀卿亦聞得聞之若云世俗成語安  
能並如是切中理要乎再按法行篇引曾子同遊而  
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引子貢夫子之門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追此言在  
孟子但渾述之而荀卿且明著其爲二子言則兩家  
之皆側聞孔門不更甚顯然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鹽鐵論申韓章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柳貫待制文集修學記引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以上文糾誤

無不知愛其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也皆作者 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三本亦皆作者 真西山集講筵進讀手記述孟子孩提之童四語愛其親下無也字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述文河作湖沛作霈禦上無能字 岳珂程史曰成都試院賦題出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一老儒



以禮部韻十四泰沛字無沛決之義他有需字乃從雨頭因率衆扣簾

按音義於梁惠王篇沛然下雨釋云沛亦作需初學記兩述彼文皆作需字知當時本固亦有以此沛爲需而其本且甚通行者故習俗至以沛字爲駭

獨孤臣孽子節。晉書閻纘傳引孟軻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文選江文通恨賦注引文孤臣上亦無獨字

有事君人者二節。後漢書陳蕃傳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中論法象篇曰傳稱大

人正己而物自正

按揮塵錄載張齊賢事閤試以孟子注四科優劣之差爲首題今章句中無此語僅此章疏尾有焉程史云元祐時詔閤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未嘗及疏也何以有出此題事耶近檢舊趙注本知實趙氏章指語也此等處見割注爲疏人之貽惑甚君子有三樂章。意林錄孟子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太平御覽述仰俯二語亦無二於字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文選辨命論注引文英才上多一之字 韓昌黎集上宰相書孟子曰君子三樂其一

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仁義禮智根於心。文選應貞華林園集詩注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又王中頭陀寺碑注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智下俱有信字

其生色也二句。玉篇引孟子其色粹然 劉逵魏都賦注引孟子其生色粹然見於面不言而喻

按粹然二字據諸引文似當連上爲句

五母雞。周禮閭師疏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可以無饑矣。宋本舊趙注本集疏集編纂疏俱作足以無飢矣 南軒說四書通四書纂箋饑字俱作飢

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可作足足利本同

五十非帛不煖二句。禮記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內則與王制文同。周氏禮記解曰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爲先以衣爲次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不同也

薄其稅斂二句。太平御覽述文作薄其稅賦。鹽鐵論授時章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太平御覽述無活字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文選任昉爲范雲讓封侯表注引孟子聖人下有之字菽粟上無有字。漢

三公山碑叔粟如火用孟子文而以叔爲菽。鹽鐵論

授時章曰昏暮扣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愜爲政而使  
菽粟如火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  
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  
主注孔氏云使主祭蒙山也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  
魯頌龜蒙鳧繹毛傳以龜蒙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  
語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文當作蒙山宗少文非無據  
也 太平御覽述文孔子下有曰字

觀水有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作觀海有術

流水之爲物也節。初學記述文水上無流字於道上  
無志字

雞鳴而起。藝文類聚述此章兩雞鳴皆作雞初鳴  
孳孳爲善者。意林錄孟子兩孳孳皆作孜孜。音義  
曰張云孳與孜同古字通用。後漢書樊準疏孳孳爲  
善注引孟子作孜孜。孔叢子公儀篇雞鳴爲善滋滋  
以至夜半。劉子新論慎獨篇孔徒晨起爲善孜孜  
昌黎集上宰相書雞鳴而起孜孜焉不爲利。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孟子亦作孜孜。說文繫傳引孟子雞鳴  
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歟。

蹠之徒也。音義曰張云蹠與跖同。意林作跖。

利與善之間也。晁詠之崇福集上曾子宣書引作義  
與利之間而已矣。周行已謝祭酒書同。

楊子取爲我節。呂氏審應寬陽生貴已高氏注引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孟子無取字 列子楊朱篇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若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

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節。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  
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  
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踵趙岐曰致至也 湛園靜語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  
天下爲一句爲之爲一句 墨子有兼愛三篇下篇曰  
昔者越王好勇敢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  
士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焚身爲其難爲也然且  
爲之今若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我則以爲無有  
上說之者而已矣 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  
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四書章句 卷之三  
按選注引文兼具趙劉二家之注周詳尤若可據今  
劉注本不傳趙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  
其頂下至於踵其放至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  
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卷墨翟摩頂以放踵  
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  
皆願摩頂至踵注則引孟子摩頂放踵并趙注放至  
也證之同在一書彼此猶且互異何耶江書任彈兩  
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  
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

子莫執中節。中論智行篇引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略執中爲近之句 集註考證曰莊子

有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也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人心亦皆有害。太平御覽飲食部述孟子人心亦皆有之害也

辟若掘井二句。音義曰掘衢物切又其月切勑丁云義與仞同借用耳 太平御覽地部述文辟字作譬

意林錄孟子九仞無泉猶棄井也勑字作仞 文選頭陀寺碑注引孟子作九仞 尙書古文訓引亦作仞

陸象山集與章茂獻書引亦作仞

湯武身之也。范文正公集近名論引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藝圃折衷述萬章之於伊尹曰賢者之爲人臣也云云誤公孫丑爲萬章

予不狎于不順。尙書大甲兩不皆作弗古文作亞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後漢書注引孟子伊尹放太甲

于桐宮人大悅又引下文其君不賢故可放歟

有伊尹之志則可二句。後漢書周章傳論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又丁鴻傳

注引孟子兩志字亦俱作心 唐文粹陳越石太甲論

引孟子亦作無伊尹之心 韓詩外傳二卷孟子論衛

女之詩有此二語詳見總考二十二

不素餐兮。毛詩音義曰餐或從水沈氏音孫

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  
篇引伊尹曰伊尹放  
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  
及之賢者之爲人臣其  
君不賢則可放歟  
當由避忌字誤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集註考證曰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爲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對人以其小義信其大義奚可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疏曰人當以莫大爲尙焉者以其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仲子棄親戚君臣云云以焉字斷句下別爲句 四書翼註曰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

按荀卿不苟篇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之礫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儻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欺夫有所受之也。路史餘論引文夫作以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天下如脫敝屣 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似劉本跣字作屣

孟子曰。集註曰張鄒皆云義文也

按舊以此下別爲一章宜有三字宋儒以祇一段事合而疑之張鄒謂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四句。鹽鐵論刺權章引孟子曰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石渠意見補缺曰  
宮室二字亦當是羨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  
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張子理窟引孟子作大居  
呼於埳澤之門。四書釋地口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  
聲叫號而呼則去聲魯君於埳澤之門應如趙注云以  
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  
註音去聲爲叫號之呼

· 按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論語集解包氏引孟子食而不  
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曰彼言豕交之也此作

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文選補亡詩注引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亦以弗作不無兩也字。抱朴子刺驕篇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

愛而不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兩恭敬倣此。

君子不可虛拘。禮記講義引文不可下有以字。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宋石經弟字作悌。

王子有其母死者。章句曰丑曰王之庶夫人死似舊文公孫丑曰四字在此句上。

有達財者。音義曰陸云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集註曰財與材同。

按財惟漢書鼂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

裁通今卽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  
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  
教五似更等級分明

有私淑艾者。音義曰艾丁音刈張五泰切

變其穀率。音義曰丁云率循也謂穀張其弩又當循  
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  
率陸氏乃讀爲律

引而不發躍如也。四書辨疑曰七字疑皆誤文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  
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李固對策引老子曰其進



四子考異 卷之三  
銳其退速也注曰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  
漢書復云老子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禮記曲禮少儀皆云毋放飯  
毋流歠又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浦江項振元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下

公孫丑曰何謂也。宋石經丑下有問字 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俱有問字

呂氏春秋不原高誘注  
意王用鬼子之謀為土地  
之故廢黜其民而戰之大  
敗又將復之恐不勝州乃  
賜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段本孟子而文有增損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總序正義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又武成正義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 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為書 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專信書不如無書 史通太平御覽引孟子皆無則字 司馬溫公集進士策問歐陽文忠公集傳易圖序引文亦皆無則字

取二三策而已矣。尙書正義兩引文皆無矣字 論衡語增篇引作取二三策耳 史通疑古篇孟子曰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

以至仁伐至不仁。尙書古文訓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多至義一句 李盱江集慶歷民言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上亦無至字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武成血流漂杵古人流作汴漂作測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 孟子章句及疏俱引書血流舂杵 集註曰杵或作鹵楮也 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亦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

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焦贛易林同人之  
鼎曰兩虎爭鬪血流浮杵 太平御覽述孟子無而字  
按各本孟子尙書及凡引用二經未見有以杵作鹵  
者惟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  
之軍血流漂鹵作鹵其於周伐紂事固無涉也論衡  
藝增篇嘗言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糒無需杵  
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旣難盡信而杵  
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  
南面而征北狄怨。宋本作北夷怨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風俗通義皇霸卷引

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 墨子明鬼篇武王  
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  
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既以虎賁  
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曰戎車三百五十乘則  
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  
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斬紂于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  
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  
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  
王曰無畏寧爾也節。書泰誓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凜凜若崩厥角 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  
山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注俱引孟子曰武之伐殷  
也百姓若崩厥角 謬誤雜辨曰誓言若崩厥角釋者  
謂旣崩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  
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若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  
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  
云皇威所被黎纓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  
敢憑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翻譯名義引孟子作茹菜  
被袵衣。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

按袵之訓豈僅見此趙氏注絺則與虞書黼黻絺繡

文合史記所云舜事無別出應卽本自孟子其當日所見孟子疑亦作絺衣也

二女果。說文解字引孟子二女嫫嫫烏果切 孟子疏曰許慎謂女侍曰嫫今釋果爲侍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本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讀果如字

一聞耳。音義曰聞張音潤亦如字

按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

高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  
引付身正民為天子無而  
字

要在有無差等之別集註中范氏說竟與墨子同旨  
而朱子取之何耶

古之為關也章。意林錄孟子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  
關為暴 藝文類聚述此禦暴為暴下復各有也字  
能讓千乘之國。宋石經讀諱作遜

民為貴。元史許衡治河疏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  
衆盛既潔。宋石經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字俱作絜  
薄夫敦鄙夫寬。論衡率性篇引文鄙上有而字

按論衡亦引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類詳萬章下篇  
奮乎百世之上五句。漢書王貢等傳序引孟子云奮  
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



是乎 論衡知實篇引文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 四書賸言曰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興  
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詞例矣  
仁也者人也。集註引外國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  
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朱  
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日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  
此 石渠意見補闕曰外國本爲是若以人仁合言則  
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謂之道矣

按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  
云左右言相須而成也可與孟子此章互參外國本

似不妨姑置

去他國之道也。四書釋地三續曰此章不宜云重出去他國之道也句。荀章下篇所無。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曰厄或作厄同。

按右二章愚疑爲僞疏所分詳在總考今見休寧戴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跋言毛展校宋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貉稽曰。音義曰貉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

稽大不理於口。朱子楚辭辨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皆訓爲賴理固有賴音也

士憎茲多口。潛夫論交際篇士貴有辭亦憎多口

集註曰憎當從土今本從心蓋傳寫之誤 朱子文集

答余正甫曰孟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憎字從心而注訓爲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慍字又似解憎爲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爲憑也 石渠意見補缺曰士多爲衆口所憎惡憎字從心亦不爲誤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

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  
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  
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  
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  
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  
亦不隕厥問。孟子考文曰古本隕作殞 宋石經宋  
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本隕俱作殞 王氏詩考引  
孟子亦不殞厥問以與詩隕字異也

山徑之蹊閒二句。章句曰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曰  
蹊閒之微小介然而已 四書辨疑曰介如字經文當  
以山徑之蹊閒介然爲句 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注

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閒也閒介一也言山閒  
隔絕無蹊逕也 增韻引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 法  
言吾子篇山嶮之蹊不可勝由徑字作嶮

以追蠡。焦竑筆乘曰夏后氏之冠曰毋追注謂追猶  
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揚子所謂  
搥提仁義是也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  
搥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也讀追如搥

卒爲善士則之野。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  
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  
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  
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周密志雅堂雜抄曰一本以

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于章旨亦合

虎負嵎。後漢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引文嵎字作隅 韻會隅通作嵎引孟子爲證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章句曰虎依隈而怒無敢迫近者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敢撓馮婦趨而迎之

按趙氏解迎爲馮婦迎虎望見馮婦無解御覽引文亦無望見字疑當時本與今不同有衆逐虎上連野字爲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於北宋初

口之於味也四句。陳龍川集問答篇引此節文先耳之於聲也次目之於色也次鼻之於臭也次口之於味也前後皆互易

四肢之於安佚也。南軒孟子說云肢監本作枝

智之於賢者也。舊文智爲知音義曰知音智 南軒本依舊爲知 集註曰或曰者當作否

聖人之於天道也。集註曰或曰人衍字 朱子文集

吳伯豐問曰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似終費注脚幹旋之力又仁義禮智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答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按朱子終以伯豐之間意覺未安故定人字爲衍  
有性焉。舊趙注本焉作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宋本少一之字 程伊川顏  
子所好何學論曾南豐名判太常寺上殿劄子真西山  
問答引孟子此文俱少一之字

粟米之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丁錢本末  
引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

用其二而民有殍。音義曰殍皮表切張音孚 孔文

仲清江集制科策引孟子殍作莩 路史炎帝紀論引

孟子殍作歛



孟子之滕。柳柳州集與太學諸生書云孟軻館齊從者竊屢誤以滕爲齊

若是乎從者之虞也。舊文虞爲廋音義曰廋或爲虞同 辨疑本依舊文爲廋

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本子俱作予 章句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 集註曰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孟子答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 朱子或問曰又有以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辭亦或有此理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洪武正韻去字下引孟子去者

不迫 宋本集疏本纂疏本拒字俱作距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宋本舊趙注本通志堂經解所刊六本考文本窬皆作踰下是皆穿窬之類倣此

是以言飴之也。音義曰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飴字郭璞方言注云訓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飴奴兼切 西溪叢語曰玉篇食部有飴字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飴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飴之義則趙岐訓取是也而當如郭氏方言注其字從

金爲鈇據玉篇廣韻鈇音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合  
廣韻上聲鈇音忝而平聲又有鈇字音纖訓利也說文  
以鈇爲𠬪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  
也孫奭曰本亦作𠬪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  
書皆有別本其川字多異同廣韻又云𠬪音黏食麥粥  
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譌尤甚 魏校  
六書精蘊曰說文𠬪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  
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窬

動容周旋中禮者。音義曰中張丁仲切或如字

則藐之。音義曰藐丁音邈又音眇 程伊川語錄鄧  
文孚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

兩字如云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勿視其巍巍然。舊文巍巍爲魏魏音義曰魏音巍丁云當作巍 舊趙注本爲魏魏

按說文巍本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爲巍郡巍姓古人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爲魏未有不著山者魏伯陽參同契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四語認其姓乃古魏姓字亦著山之的證也楷體既興然後分有山無山爲二字二音古書原文或未盡準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漫變爲魏者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巍然而已矣與此

孟子之魏魏然同蹈其失近本依丁公著改正作巍  
甚是而舊文因緣之故亦所當知

侍妾數百人。金樓子立言篇引孟子云若我得志不  
爲食前方丈妾數百人無侍字

般樂飲酒嘔騁田獵。文選西京賦注引孟子曰盤游  
飲酒馳騁田獵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初學記述孟子曰曾皙嗜羊棗  
曾子不忍食之 事文類聚後集續集各述此節文俱  
無而字

按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羹因而吐之曰母在之日不  
知生魚味今我食之美乎遂終身不食生魚蓋卽影

襲羊裘事百家中若此類者多有

盍歸乎來四句。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年陳常被寇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禮記表記子言之歸乎 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  
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  
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吾黨之士狂簡。章句曰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  
曰吾黨之士也疏曰論語云吾黨之小子今引周禮五  
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誤也誠如周禮五黨  
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爲證 注疏本

士作小子二字

按趙氏之引證周禮以其時所有孟子經文吾屬五字也注文故曰吾黨之吾承經宅解亦必五字後世誤以論語文混亂孟子而致與注文不應遂并注中字硬改就之疏家不察反譏趙氏引證誤爾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二句。集註曰此亦孔子之言孔子下常有曰字 孟子答問曰不惟論語可據此蓋孟子答萬章之問固當引孔子之言以告之而後方自言以釋之也 音義曰猥與狷同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使二小子及孔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之列以牧爲叔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宋刻九經本潔字作絜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書齋夜話曰過當讀平聲 法

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洪武正韻引此文因遂題曰揚子

其惟鄉原乎。事文類聚續集述文原字作愿

曰何以是嚶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常在上文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嚶嚶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答辭行何爲踽踽涼涼又是問辭而無答辭蓋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答如何斯可爲鄉原之辭集註說不無牽強

行何爲踽踽涼涼。音義曰張云爲于僞切又如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宋本舊趙注本注疏本此  
萬章俱爲萬子。章句曰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  
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男子之通稱也。美  
之者欲以責之也。

按孟子弟子各篇中例多稱子此萬子似無關褒貶  
惟章句既錄其名此忽變文可疑然烏知非傳誤耶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音義曰汙音烏又烏故切。論  
衡定賢篇引文乎俱作於

行之似廉潔。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俱作絜

故曰德之賊也。論衡作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意林錄孟子惡似而非者惡

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  
朱惡鄉原亂德各無恐其字也字又樂上有雅字 高  
氏子略論墨子引孟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也

萊朱。尙書作仲虺大戴禮虞戴德篇作仲傀荀子堯  
問篇作仲薳史記殷本紀作中囂 集註考證曰古文  
尙書亦作中囂囂卽雷字也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  
同反亦與雷萊音叶但今本書不依古文而依左傳故  
以仲虺爲萊朱則若可疑爾

由孔子而來三句。○意林錄孟子堯至湯湯至文王文  
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按意林所錄固難盡泥於原書之文而謂由孔至孟

亦五百餘歲則乖甚矣可直斷其率誤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曰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

湯溪

滕愈校字  
朱出塵

晴江翟氏四書攷異六本為弓父盧先生文和手校

本己卯五月廿一得於二宜齋謝家 謹藏